

从山口镇到九里十八湾

史良高



远方 李海波 摄

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,在安庆这片土地上,最初的安庆石化厂并不在今天的“九里十八湾”,而是远在怀宁县的山口镇一带。“山里”,便是“老石化人”对当年建厂怀宁时的一种眷念,一种爱称。

1970年9月,中央决定在安徽省建设一座年加工原油250万吨的炼油厂,以填补安徽石油工业的空白,为发展安徽地方化学工业奠定基础。其时,举国上下都在贯彻落实毛主席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指示,建厂方针是“靠山、隐蔽、分散”,于是,工程代号为“823”的原“安徽炼油厂”的建厂序幕最先紧锣密鼓地在怀宁山口的荒山秃岭之中隆重拉开。

要在当时一片贫瘠穷困的山区农村,在一无电、二无水、三无路、四无码头的山旮旯里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石油化工企业,简直就是天方夜谭!

由省市相关部门组建的先遣部队和领导班子陆陆续续进山了,勘测、设计的队伍进山了,修筑公路的队伍进山了……一面面红旗在山岗上迎风招展。可一到夜晚,山坳里一片阒寂,漆黑一团。而白天现场遗留的许许多多问题还亟待研究解决,譬如征地,譬如拆迁,譬如迁坟,譬如砍树,譬如青苗赔付,譬如铺路,譬如修桥……桩桩件件,多如牛毛。为了解决照明,指挥部买来了一台农用120匹马力的柴油机用于发电。而柴油机必须有循环水,哪里来的水?吃水都很困难!为了发电,领导发动干部职工用脸盆一盆一盆从百米之外的山塘里端水。尽管泼泼洒洒,尽管一盆水端回来已经不多,但是人多力量大,柴油机发电用水总算解决了,蜡烛和油灯照明的状况改观了,山岗上,开始有了机器的轰鸣声。但是,柴油机经常“不听话”,遇到气缸压力不足或气温过低,就启动不起来,这时就得找十多个小伙子,将一根粗麻绳缠在柴油机轮子上用人力拉,那阵式一点不亚于如今的拔河比赛。早先,大家洗漱、洗衣都在山塘里解决,有些学员因此患上了吸血虫病。后来,大家献计献策,集思广益,先后打

了几口水井,又土法上马,建了3座简易的水塔。先用柴油机抽水泵把水压到水塔上,再接根管子通下来。没有任何净化措施,水塔里的水就直接烧烧饮用,直接煮饭洗菜。这,就是当时很不错的山里“自来水”。住的地方更差,一部分人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,没有床,就把房门卸下当床。也有部分人挤在油毛毡、芦席搭就的棚子里,四面通风,四周都是一座座坟墓,阴森可怖,夜晚十分吓人。路,则是现挖现修的土公路,挖一段,平一段,夯一段,那坑坑洼洼的“土公路“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深路滑。指挥部领导办公的地方呢,也就是用毛竹、芦苇搭起的工棚。工地上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系,都是靠嗓子吼,靠“两条腿”上山山下地跑,虽然也有两部手摇电话机,那多半是与省里、市里、部里联系工作时才用。尽管这样,大家还动手修建了一个简易篮球场,天阴下雨就自编自演文娱节目,指挥部偶尔也放场电影,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。

山里的景色是美丽的,春天,满山的映山红,仿佛天上的红霞飘落到人间。这个时候,每个房间里都插上了鲜艳的山花,到处芳香袭人。那时候,学员除外出培训,剩下的都进行军事化管理。早晨天还没亮,起床哨就吹响了,大伙从睡梦中惊醒,摸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,跑步出操。天亮时,队列中突然发出一阵哄笑,原来是有人黑暗中把裤子穿反了。山间公路上,职工象一队出征的战士,迎着晨风,沐浴着朝阳,伴着嘹亮的口号声,个个精神抖擞,斗志昂扬。早餐后,通常是进行政治学习,有时也由技术人员给学员上文化课。

然而,通讯网络,水厂建设,电力供应,大件运输,原油进厂,成品油出厂,后勤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谈起。意识到选址“不够合理”时,已是两年之后。1973年3月,国家计委、建委、燃化部联合发文,将厂址迁到安庆市郊区的九里十八湾,同时增建一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

素的大化肥装置。在怀宁山口,工厂没有建成,但工厂的名称却已于1971年5月正式敲定,由原来的“安徽炼油厂”改为“安庆石油化工厂”。1974年7月10日,炼油装置区破土动工,拉开了安庆石化新厂址全面会战的序幕。

今天,当我们置身于园林式工厂,面对巍峨挺拔,装置林立,油、化、电、纤“四位一体”的大格局,沉浸在公司一派欣欣向荣的大美景象时,已经很少有人见过当年曾经被安庆人称之为“九里十八湾”的荒凉面貌。昔日的九里十八湾,曾是太平天国的古战场,也是罪犯行刑的地方,乱石满岗,坟丘遍地,满眼荒芜,白天不见一个人影,夜晚野兽肆意横行。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绘制出一张彩色蓝图,打造出一个大型石油化工企业,谈何容易?

1973年10月,一支支由桐城、怀宁、枞阳、望江等地的4000多名拉着板车、扛着工具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开进了工地。化三建的队伍开过来了,省建一公司、省建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的队伍开过来了,省市领导亲临现场解决问题……近两万名会战大军云集九里十八湾。到处是“创业棚”,到处是“革命灶”,到处是红旗猎猎,到处是机器轰鸣,到处是涌动的人流、车流。白天,劳动的号子惊天动地,响彻云霄;夜晚,焊花闪烁,锤声叮当,灯火通明。工地上,广播喇叭里喜讯频传,炼塔、油罐、造粒塔迎着劲地往上蹿,一天一个模样。会战大军用冲天的干劲实现“宁洒汗水千万滴,不误工程一天期”的豪迈誓言。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战,共搬掉山头7座,填平池塘21口,完成土石方180多万立方米,安装设备4000余台,架设管线60万米……1976年11月与1978年12月,炼油厂、化肥厂相继建成投产,与之相配套的热电厂也同期划归安庆石油化工总厂。至此,总投资5.6亿元的安庆石化一期工程建设基本结束,一座大型现代化企业崛起在古老的安庆大地上,安徽省从此结束了没有石油化工的历史。

我挺羡慕那些战战兢兢的人,说明他们很有想象力,情感更加丰富,就像看电影容易哭的人一样,他们的观影体验应该更加深刻吧。

有一个词叫“大开眼界”或可形容从高空飘过的感受,比如我发现平时钢铁侠般的糙汉妹夫居然恐高;一辈子没咋出过远门的大姨,竟然视脚下的万丈深渊于无物,在玻璃栈道闲庭信步;柔顺如猫的表妹,其实是个神经大条……偶尔从空中飘过,人对生活会产生新的观察角度,对复杂丰富的人性有了更多的认知和理解、惊叹或惊喜,对这五花八门的世界,又多了一重探索的兴致。就如同在高空俯瞰那些参天大树,看到它们可以像波涛般汹涌澎湃,也可以像花丛样绚烂多姿。



从高空飘过

肖遥

比起玻璃栈道,高空缆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不过缆车速度更快,视野更辽阔,我曾经在缆车上看过最震撼的风景,是秦岭五颜六色的秋天,如同在一个童话上空飘过,可谓“秋山灿烂如花”。也在高空缆车上看到过热带雨林——参天巨榕、百年古藤、千年古蕨慢慢淡去,密林中的蜿蜒的河流,河流中岛屿般的石头尽收眼底,奇幻又多姿,仿佛进入了电影《阿凡达》里的神秘世界。

在一座山城,我乘坐缆车从无数楼房的丛林间穿过,空中俯瞰这个魔幻之地,高楼大厦都以从未有过的角度展现在脚下,那一户人家,窗前飘动的窗帘,厨房隐约可见灶台上五颜六色的菜蔬,就像一幅幅三维动图从眼前划过去,那个速度和角度,刚好勾起你的好奇,让你对这些人,这些人的生活产生兴

趣,却又看不透,令人浮想联翩,那一瞬间,我忽然明白了七仙女为啥渴望下凡,换一个角度,人间烟火也被加上了诗意的滤镜。

年少的我,心高气傲,向往去一个杳无人烟的所在,仰慕那种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意境,畅想着“相看两不厌,唯有敬亭山”,就像《瓦尔登湖》里的那句话:“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真诚的活着。”而如今,在玻璃栈道和高空缆车上,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风景都适合静静地独享,就像在高空缆车上,和很多人一起俯瞰盛景,发出齐声惊叹,就像一起观影的效果,会有更加强烈的体验。玻璃栈道也适合众乐乐。只有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才有趣,看到有人瑟瑟发抖,有人溜边儿走,甚至鬼哭狼嚎大呼小叫地走,更具戏剧性和反萌差。说实话,

在玻璃栈道上,表妹一马当先,健步如飞。我那五大三粗的妹夫早已被吓到“花容失色”,走了几步腿发软,缩回去了。我70岁的大姨穿着红裙子在玻璃栈道上转转悠悠地飘过去,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,又飘回来……还故意凑到我妹夫跟前,也不知道是开导他,还是阴阳他“你要是诚心吓唬自己,想多害怕就有多害怕……”,妹夫不得不故作淡定,吊着一口气,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“上岸”了。

我呢,边小心翼翼地走,边跟表妹开玩笑,我说她这样可一点也不沉静,很不尊重这个玻璃栈道,人家这栈道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吓唬你,你一点也不配合,是不是很不礼貌?再说了,你买的票里,也包含了被吓唬的这一项体验费用,而你没被吓到,是不是这个体验费用就浪费了?本着不浪费的原则,我故意透过玻璃往脚下的沟壑里看了几眼,果然心跳加速,但我又努力保持镇定,这个度很难把握——又要把自己吓到,又不能吓到两股战战,行动困难,像妹夫一样,被拍成视频上传家族群,娱乐了全家半年……